

论积极修辞对语篇的构建作用

黄强军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语篇往往包含一定的积极修辞因素。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的联系,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完成的。积极修辞通过语境作为中介,通过修辞语境和语篇语境的联系作用,形成一定的修辞路径,然后通过对语篇语境的监控和管理,采取一定的语境构建策略,最终实现对语篇的构建。这就是积极修辞对语篇构建的基本作用过程。

〔关键词〕积极修辞;修辞语境;语篇语境;修辞路径;语篇构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114(2015)01-0114-07

DOI:10.16007/j.cnki.issn2095-7114.2015.01.017

“从语言的结构来看,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超句结构。”“从最底层看,两个有关联的小句,就进入了篇章研究的范围,大于两个小句的语言单位,如多重句、段落,一直到整个篇章,都是篇章研究的对象。”^{[1](P4)}由于“篇章”与“语篇”在当前关于“超句”研究的语境中具有同一性,因此,语篇研究即篇章研究,是有关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研究,包括多重句、段落和篇章的研究。

语篇是一个交际事件,^{[2](P113)}具有“调整或修饰语辞/文辞”^{[4](P1)}的目的和需要,所以,语篇研究应该研究它的修辞方式。但是,修辞“格局无定”,多半囿于小句以下层面的“单打独斗”,而语篇涉及“超句”层面,其修辞因素更是不好把握。因此,语篇修辞方式的探讨,一直是语篇研究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所得成果也所见不多。

一、积极修辞和语篇关系的研究

前辈学者经过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一般修辞学著作中所谓的“辞格的综合运用”,^{[3](P450)}指的是一个语篇中多个修辞格的运用,但这些辞格相互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二是对语篇中零碎修辞手法及其运用特点的归纳与总结。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注意到“所谓格局或组织问题”,^{[4](P242)}专列一个大类“章句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组织的修辞”,并分为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错综、顶真、倒装、跳脱八个小类。^{[4](P199,250)}张寿康先生的《篇章修辞方式刍议》将篇章修辞分为排用、比喻、象征、假言、同音、对比、设问、呼告、顶真、回文、仿拟共十一种方式。^[5]三是对语篇结构及其所体现的修辞特点的发现和总结。郑文贞在《段落的组织》和《篇章修辞学》中,重视“意义段”的构建,并注意将辞格与句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比较,还分析了二十种辞格的组篇功能。^{[3](P480)}在《辞格与篇章》中,他还总结了辞格组篇的作用,并重点区分了大于和等于句子的两种辞格组篇方式,并分别细分为紧连式、呼应式、派生式和单用、复用、连用等方式。^[6]徐炳昌的《篇章的修辞》在“组段成篇的修辞手法”部分讲述了比兴

〔收稿日期〕2014—08—15

〔作者简介〕黄强军(1976~),男,湖南省长沙市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068)。

法、象征法、反复法、设问法、对比法、衬托法、顶真法、示现法、呼告法、比拟法、仿拟法等十一种组段成篇的方法。^{[3](P480-481)}四是对辞格以及辞格群组篇方式的探讨。庄关通提出“辞格群”的概念,并将辞格群分为连类、并列、递接、包孕、复合五类,并总结了辞格群的四种修辞功能:强化、补充、浸微、集锦。^[7]另外,倪祥和的《论篇章结构的修辞》和《修辞手法与篇章》,^{[8](P302-316)}刘焕辉的《语段修辞初探》^{[9](P178-183)}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篇的修辞方式问题。^{[10](P34)}

以上的研究,探讨了修辞方式在语篇中的表现及运用特点,揭示了修辞方式与修辞方式、修辞方式与语篇联系之间的联系,对于认识语篇、修辞的特点及其联系、启发修辞研究的语篇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在克服以小句以下层面为基础的辞格研究传统方面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影响语篇和修辞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语篇结构与修辞方式之间并非是直接联系,或者一一对应的。所以,当我们检视以上研究的时候,总会发现一些生拉硬拽,貌合神离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找出语篇和修辞方式之间的中介和共同要素,以促进它们之间的自然融合。另外,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从语篇的接受者出发,来总结和描述语篇成品的修辞表现,着重的是修辞方式在语篇中的表达效果,对于语篇生产者的目的、意向、动机、状态、激发因素等缺乏更深层次的探讨,难以真正揭示出语篇生成的动态机制和本质。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对“修辞学”条目的阐释,从修辞学传统来看,修辞学包括关注“说、写者”的修辞和关注“读、写者”的修辞两种取向。^{[11](P431-432)}而从修辞语篇的构建来看,语篇修辞的产生实际上是说写者主导的一种话语交际活动。因此,揭示语篇修辞的动因,如目的、意图、动机、情急状态、突发事件及其制约因素等,坚持说写者取向的语篇生成和修辞方式,是本文在揭示语篇修辞机制及其相互联系时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

二、积极修辞、语境、修辞路径与语篇构建

“辞格和其他修辞要素一样,不仅反映并决定说写者思想上形成概念的过程,而且也反映说写者的潜在反响。因此,辞格仍是检验话语篇章交际性质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发掘说写者通过话语激起听读者兴趣、关注和情感的各种策略手段。这种关系,人们已用‘语境’这一术语来称呼。”^{[11](P434,436)}由此可见,辞格和语境是语篇生产与交际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两者是在何种意义下参与语篇构建的?它们与修辞路径以及语篇构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做些辨析与梳理:

1. 积极修辞和语篇构建

积极修辞包括辞格和辞趣。辞格,是同内容比较贴切的,具有深厚动人魅力的修辞手法;辞趣,是利用语言文字本身的意味、音调、形貌,产生独特情趣的修辞手段。辞格和辞趣都是对超出寻常表现形式的积极修辞的利用。^{[4](P4,229)}从积极修辞的产生来看,其根源来自于说写者的意图、智慧和经验等。因此,积极修辞主要是从说写者的角度说的。

长期以来,积极修辞(尤其是辞格),在修辞学上据有牢不可破的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且不说在表现生活时,积极修辞具有沉醉怡人的愉悦与美感;也不说“调整或修饰”语辞或文辞的过程中,积极修辞具有新异动人的智慧与匠心;就是在语言文字的利用中,积极修辞也以其超出寻常的形式标记,成为把握修辞事实的依据和凭借。有了它,认识混沌一片的修辞现象就有了“抓手”。因此,虽说当今学术界对于积极修辞的取舍有了种种纠葛,但从积极修辞的角度认识和处理修辞现象仍是把握一切的基础。

积极修辞对话篇的构建具有独特的作用。因为有了具体可感的特征和标记,积极修辞容易为语篇构建者所辨认,透过体验与认知,语篇构建者易于在语篇的洪流中拈取修辞的浪花,创造语篇的精华,从而形成语篇特征,促进语篇的构建。

但是,积极修辞对话篇的构建,不是直接完成的。如前所述,积极修辞与语篇之间并非直接对应或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要素和影响成分。积极修辞的主要要素是语言文字中超出寻常的那部分,若要使其产生特殊的效果、意味或情感,就得动用语言文字的独特形式,利用不合常规的词汇、语义以及语法结构,甚至创造声音、形貌、逻辑意义上的不可能,所以积极修辞常常以一定的词法或句法格式

出现,形成新颖独特的形式标记。语篇的主要要素则是信息内容,信息内容的产生和传达是以一定规模的信息量为前提的,这就使得语篇构建过程中,所有有助于信息内容的完整连贯和充分展开的语言形式都有可能得到利用,而不只限于超出常规的语言文字表达,所以其语言形式就没有一定之规。此外,积极修辞的产生和语篇构建的影响因素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积极修辞的产生要受说写者的动机、兴趣、情感尤其是语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语篇的标准(也可以说是语篇构建的影响因素)则包括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12](P11)}可见,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的影响因素也是有差异的。

虽然积极修辞与语篇的构建不是通过语言形式直接联系的,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毕竟也有相同的部分,语篇构建有时会利用积极修辞的成分,其影响因素也包括目的、动机、语境等相同的成分。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直接,但由于其影响因素也有动机、语境等相通的成分,尤其是语境,作为两者的共同影响因素,可以在内容与情景联系上建立一定的沟通管道。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语境作为中介,在积极修辞和语篇构建之间架设连结和沟通的桥梁,从而实现积极修辞对话篇的构建。下面我们重点阐述一下语境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 语境与积极修辞、语篇构建

语境是修辞学和语篇语言学的共同关注对象和重要核心概念。语境甚至成为中外学者研究“语言的元理论范畴”。^{[13](P1)}在我国,经过多年的认识与发展,语境研究也已在修辞学中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4]在西方,自 Wegener 于 1885 年提出语境概念并在 Malinowski 的“情景语境”获得广泛关注以来,^{[13](P13)}西方学者在语境研究方面取得了具体切实的成就。^{[15](P9-20)}

从中西学者关注的重心来看,我国的语境研究基本上是在修辞学领域展开论述的(近年来借鉴西方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成果,也有向话语研究延伸的趋势),而西方则比较关注语境在话语研究中的地位 and 作用。虽然两者关注的重心有所差别,但对语境的认知则逐渐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语境是修辞和语篇共同关注的对象和影响因素,语境由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时间、地点、场景、情景;人物的身份、职业、知识、道德、信仰、心理、情感、风格;情急状态、突发事件;言语上下文等)组成,是对语辞或文辞产生一定影响的外部 and 内部制约因素的总和。就目前语境研究的趋势来看,中西学者都特别强调言语主体、话语实体与外部环境(包括言语环境 and 非言语环境)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动态认知因素,也都很重视以语言为本位的语境观。^{[16](P59)}

这种以交际认知和语言为基础的语境观对于积极修辞和语篇的构建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积极修辞和语篇都是交际事件,同时也是具有一定形式特征的语言现象,以交际和语言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语境在积极修辞和语篇中的共同表现和特征,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以语境为基础和中介,建立起沟通积极修辞和语篇活动的桥梁和纽带。但是,以上语境观在贯彻以说写者为中心以及以语言为本位的积极修辞活动和语篇构建中仍有相当的不足:其一,对于交际活动的主体指向不明。从相关的表述来看,在对交际主体的认识上,或以言语主体(说话人)作为与环境互动的主体,或将言语主体和话语本身共同作为交际的主体,这就使得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背离了语言活动的本位,或者造成了互动主体的模糊。这样的认识,将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本不属于言语活动领域的环境因素带进来,甚至有可能脱离具体的积极修辞和语篇构建活动而空泛地谈言语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语境总是具体的,具体是什么人以何种状态在何时何地、在何种场合说了什么样的话,都是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完成的,而不是只有人或者没有话语实体参与的情况下形成的其它什么语境。笔者认为,从积极修辞和语篇构建的言语特征来看,语境只能是话语实体本身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产物,这里所说的话语实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当然可以包括前面所说的话语与时间、地点、情景等的互动,也包括与其它话语的互动,还包括与话语主体的身份、情感、心理状态、信仰、道德、知识等,甚至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应以话语实体内部或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动为最基本最直接的语境,由话语内部或话语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上下文衔接与连贯、时空、人物、事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当属语境建构的直接因素。至于话语与其它因素互动产生

的语境,如以身势表情、动作、画面等回应或引起的话语产生的语境,只能是语境建构的外围因素。就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来说,它们的语境构建更加突出地体现了这一原则,那就是积极修辞本身,积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之间,语篇内部的话语形式之间,它们是如何构建语境的,它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语境联系,这是我们探讨修辞路径与语篇构建的活动中所应着力探讨的问题。其二,没有明确话语在语境构建中的作用。以上论述大多将语境看作影响语辞或文辞的外部因素,这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自然状态下的话语交际活动中是正确的。诚然,话语的表达一般情况下要适应语境的需要,要符合特定的情境条件。但是,语境既然是话语实体与外部环境互动产生的,那么话语实体就有可能主动地构建语境,而不只是消极地受语境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区,就是对语境的认知,忽略了话语活动是可以从说写者角度来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它与话语互动所产生的反向交际作用,从根本上说,也是忽略了话语实体本身在语境构建中的作用。所以,从说写者取向的话语构建活动来看,积极修辞和语篇构建活动离不开话语对语境的构建。具体的积极修辞或语篇构建活动也表明,话语除了要适应语境的需要之外,也有创造语境的功能,尤其是在创作活动中,为了制造一定的艺术效果,话语实体往往以突出鲜明的积极修辞形式或语篇构建手段,创造一定的语境,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体现话语和修辞的魅力。

3. 修辞路径与语境构建、语篇构建

如前所述,话语实体通过自身以及话语之间的互动,可以创造一定的语境。而积极修辞作为一种话语实体,其辞格(辞趣)本身以及辞格(辞趣)之间也可以通过互动凸显一定的语境因素,从而实现对语境的构建。这种有语境联系的辞格(辞趣)之间的联系就体现为一定的修辞路径。所谓修辞路径,就是具有一定语境联系的修辞表现方式(这里主要指积极修辞,包括辞格和辞趣)之间的内在联系、组织方式以及构建手段。具体地说,修辞路径的形成大致体现为以下过程:积极修辞通过对语境要素的凸显,激活相应的语境框架,并在语境框架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而这些语境框架的联系和连结,又形成一定的语境串,同时,积极修辞之间也依据语境串的构建,采用一定的方式和构建手段将有语境联系的积极修辞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修辞路径。这种具有语境特征的积极修辞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组织方式以及构建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路径。

在修辞路径对语篇的构建中,我们有必要区分修辞语境和语篇语境这两个概念。对于修辞语境,我们主要采用 Bitzter^{[17](06)}的观点,即“修辞语境可以界定为事物、事件、物体以及描述实际或潜在紧急情况的关系的复合体,如果进入情景复合体的话语能够限制人的决定或行为,由此产生紧急情况的重大修正,并出现紧急情况完全或部分的消除,这种复合体就是修辞语境。”修辞语境产生于对紧急情况的修正,紧急情况、受众和制约条件是修辞语境的主要组成部分。话语对于紧急情况的回应,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感兴趣的程度(实际组成部分的可能性、拥有关于事实条件的知识、地点与时间的邻近度、事实条件或某些方面的扩大、个人卷入的程度、特殊兴趣的本质);修正能力;风险;义务与期待;熟悉度与自信;即时状况。受众的话语则受其决定和行为的影响。^{[18](P32-33)}制约条件包括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具体则分为信念、态度、记录、事实、传统、意象、兴趣、动机等因素。^{[17](P6-8)}对语境的组成成分及其主客观影响因素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但从话语对语境构建的角度,我们需要从他列出的成分和影响因素中提取由话语互动产生的部分,加以调整并补充相关成分作为积极修辞的语境要素,进而构建相应的语境框架,形成修辞语境,最终在修辞语境的连结下形成语境串。下面对由积极修辞构建的语境框架作一个基本的设想,以图表显示如下:

一个修辞语境框架包含的要素及所涉内容表

框架要素	所涉语境内容
人物	信念、态度、知识、心理、情感、风格、兴趣关注点、修正能力、熟悉度等
物体	长短、大小、颜色、形状、所属、性质、状态、方位等
紧急事件	时间、空间、动作、行为、变化、决定、解决、风险、即时反应、突发状况等
关系	相似、相关、概括、限制、补充、预示、推理等
社会文化	传统、历史、地理、习俗、宗教、道德、信仰、制度、时尚、艺术等

关于语篇语境,我们采用语篇语言学家 Beaugrande & Dressler 的定义,一般指:“使得一个语篇与当前或回想的情景相关联的因素。”和修辞语境相比,语篇语境更注重语篇内部或语篇之间话语实体的内在联系与整体连贯性。因此,语篇语境的元素更加注重情景事件的框架,也注重框架内话语实体内部的衔接和连贯,因而也常采用一定的语篇策略和手段来实现这种衔接和连贯。下面,我们主要采用胡曙中先生的认知框架结构来体现这种语篇语境的框架^{[2](P59)}:

一个框架所包含的信息分类表

框架元素	内容	说明
实体	人物	在框架所代表情景内通常出现的参与者,即人的因素
	事物	该情景通常涉及的,是人所操作或处理的对象
事件	动作	参与者的动作、行为;通常对事物的处理
	状态	参与者、物品等所处的状态,包括状态的延续或变化
时间	时间	框架所代表的情景发生时间
空间	内空间	由语篇所明示的方位词所激活的框架的空间
	外空间	语篇交际事件所发生的大空间背景,在语篇中没有说明
关系	因果关系	一个框架可以包括多个事件,相关事件是怎样的关系
	意向性	框架以说话人的视角,反映了信息与目的的关系

以上,我们通过对语境要素的分析,对修辞语境和语篇语境做了一定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语篇语境比修辞语境更具有话语实体与话语实体之间的制约性,这主要体现为由语篇的衔接、连贯以及互文性等因素形成的语篇制约性。而修辞语境由话语实体本身创造的语境因素更多,这些语境因素之间的相互连结则除了和语篇语境共同的因素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来补充,这就决定了修辞语境之间靠话语连结的手段不是那么的明确。

相比较而言,语篇语境由于语篇性的制约,有些语境因素如时间、空间等往往在语篇中以明确的话语标记表示出来,这些以话语标记形式出现的语境因素本身就是话语连结的手段,而修辞语境中的时空等因素则常常暗含在紧急事件中,其连结的话语标记则较为间接和模糊,常常需要通过一定的推理来加以确定。但是,修辞语境和语篇语境在大部分语境要素上是相同的,它们在语境框架上可以对接的,所不同的是,修辞语境之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填充,而语篇语境之间则可以采取比较明确的话语组织策略和手段来完成。

三、积极修辞对语篇构建的策略手段

积极修辞是如何利用语境因素来构建语篇的,这与它利用语境监控、语境管理的策略手段是分不开的。我们首先来看积极修辞是如何借助语境监控(situation monitoring)的策略和手段来完成语篇构建的。“如果语篇的主要功能是对情景模式提供合理的无中介的考虑,语境监控就发挥作用。”^{[12](P163)}“当情景与表达的期待不相匹配时,语篇生产者的目标主要就是解决话语断裂或不连续的问题,或者至少也是为了重申这种期待。”^{[12](P168)}语境监控主要采用降低话题概念层级的方式,通过一定的衔接和连贯手段,对所谈论的物体或事件进行合理的阐释和引申,降低话语理解的难度,保证话语的连续性,实现话语的衔接与连贯。

语境监控策略对于理解积极修辞构建语篇的策略手段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知道,修辞路径由积极修辞之间的联系组织而成,而积极修辞往往是对语言常规的偏离,又由于积极修辞在语篇中常常以零散的方式出现,所以在理解积极修辞对语篇的构建时,可以采用语境监控策略,对积极修辞的表达进行降级处理。这个降级处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运用要素分析、语义特征分析、语用分析、功能分析、认知分析、

语体分析、互文分析等工具和手段,对积极修辞偏离常规的部分进行合理的阐释、引申和凸显,从而揭示出积极修辞所表达的意义、内容、思想、意味、情感等。这些意义、内容、思想、意味、情感之间则以可直接理解的方式在积极修辞之间建立初步的联系,从而体现修辞话语粗略的衔接与连贯,形成初步的修辞路径。同时,在修辞语境的构建过程中,也可以借助语境监控策略,对积极修辞的语境要素作进一步的降级处理。对于积极修辞的语境要素,采用分解、加工、改造、联系、重组、凸显、推理等手段,揭示积极修辞所涉及的人物、物体、紧急事件、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激活积极修辞的语境框架,形成形象生动的修辞语境,并进而在修辞语境之间建立连结,形成一定的语境串。因此,在修辞语境和语境串的构建中,运用语境监控策略,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积极修辞的语境内容,保证了语境内容的连贯,这就为积极修辞在语篇中的构建提供了可能。而在语篇语境的构建中,语境监控策略更是利用语篇的衔接、连贯手段,通过指代词、词汇阐释、重提、语法衔接、语音衔接等降级方式,降低语篇理解的难度,以保证语篇话语表达的自然流畅,从而完成积极修辞与其它语篇因素在语篇中的和谐共存,实现积极修辞对话篇的构建。

现在,我们再来看积极修辞是如何通过语境管理(situation management)在语篇构建中发挥作用的。“如果语篇的主要功能是以有利于实现语篇生产者目标的方式来引导情景的发展,语境管理就发挥作用。”^{[12](P163)}在语境管理中,通常有一个上位目标引导情景的发展,而情景话语有时并不直接反映语篇生产者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和话语策略,对当前语境进行升级管理,把当前语境引向语篇生产者所期待的更高层级的语境,从而间接地实现语篇生产者的目标。

在积极修辞对话篇的构建中,语境管理可以在修辞语境、语境串和语篇语境形成的三个阶段发挥作用。在积极修辞形成的过程中,积极修辞的使用都是修辞主体一定目标的体现,反映了修辞主体说服他人、表达情志、反映欲求、完成交流等种种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每个积极修辞的使用在语篇构建过程中都有一个最低层级的副目标,而诸多积极修辞的副目标在互相连结时,则可以采取语境管理的策略,运用并置、概括、询问、提示、比较、推理、强化、补充等方法 and 手段来升级每一个副目标,以保证目标之间的一致性。而在修辞语境的构建中,修辞语境的因素是在积极修辞的基础上的丰富和扩大,在每个语境框架中常常有更多的副目标出现。但又由于修辞语境往往是在情急状态下产生的,常常体现了修辞情势的窘迫,其语境框架往往就集中反映了这种修辞情势的风险和危急状况,因而修辞语境更集中鲜明的体现了修辞话语的目标。所以,在语境框架形成后,语篇生产者常常运用语境管理的策略,对语境框架的语境因素采取删除、调换、印证、修正、集聚等手段,在积极修辞所体现的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升级修辞语境的目标,保证修辞语境之间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促进语境串的形成。至于语篇语境在语篇中的构建,语境管理更在其中起到了调整和保持话语总体目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将修辞语境整合成语篇语境并保证目标的连续性,需要运用一定的语境管理手段,常采取的手段有:互文、回应、副语言、时间空间因素的明确和限制等。通过这些语境管理手段,语篇的方向和范围得到进一步明确,语篇语境的内容在修辞语境的基础上得以更加清晰和完善,从而更进一步升级了积极修辞的总体目标和路径,最终也保证和实现了积极修辞对话篇生成的作用过程。

四、结论

综上所述,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的联系。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完成的,但积极修辞与语篇构建毕竟也有相同的部分,语篇构建有时会利用积极修辞的成分,其影响因素也包括目的、动机、语境等相同的成分,尤其是语境,作为两者的共同影响因素,可以在内容与情景联系上建立一定的沟通管道。因此,在语篇构建中,积极修辞通过语境作为中介,可以建立与修辞语境、语篇语境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对语篇语境的监控和管理,采取一定的语境构建策略,最终实现对语篇的构建。这就是积极修辞对话篇的基本构建过程。

参考文献:

- [1]徐纠纠.汉语篇章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胡曙中.语篇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 [3]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5]张寿康.篇章修辞方式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4):124-130.
- [6]郑文贞.辞格与篇章[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102-107.
- [7]庄关通.辞格群刍议[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60-63.
- [8]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修辞学研究:第一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9]中国修辞学会.修辞学论文:第一集[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10]梁龙飞.篇章修辞研究述评[D].湖北师范学院,2013.
- [11]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修辞学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 [12]Robert-Alain de Beaugrande & Wolfgang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M].LANGMAN,1981.
- [13]周淑萍.语境研究——传统与创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 [14]林大津.言语交际当代语境观:主客体与静动态的新思考[J].当代修辞学 2012(1):81-88.
- [15]曹京渊.言语交际中的语境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 [16]王建华.现代汉语语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17]Lloyd F. Bitzer.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J].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68(1):1-14.
- [18]Lloyd F. Bitzer.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A].Rhetoric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C].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0.

〔责任编辑 陈丽〕

On the Effect of Positive Rhetoric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

HUANG Qiang-jun

Abstract: Text usually contains some positive rhetorical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rhetoric and text construction can be built indirectly. Context as a medium, positive rhetoric realizes the text construction after forming a rhetorical path by utilizing the related function of rhetorical context and textual context and taking contextual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y supervising the textual context.

Key words: positive rhetoric; rhetorical context; textual context; rhetorical path; text construction